



老怼

□马卫

写出好作品。曹雪芹死后《红楼梦》才出版,能说它不是好作品?”

我默然无语。

不能说他的话不对,也不能说他的话全对。我真想反诘他——不能发表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只是我怕伤他面子,因为他的作品差不多没发表过,一年上本地报纸副刊,不超过三次。

有了这次教训,有他在,我尽量不说话。可是,本地的文学圈子就这么大,加上我和老怼有多年的交情,面还得见,论还得争。争鸣,可以碰出火花,激发灵感。

被老怼怼了,最多不愉快一下,无关大局,朋友照常做。可是他怼领导,事儿就大了。

老怼在行政机关当秘书,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和调研文章。按说,这是美差,容易升职,可是他常叹息生不逢时,他的直接上司,办公室分管文秘的副主任处处打他“卡张”。

副主任某次跟老怼说:“公文,尽量不要用诗歌语言,要朴实。”老怼回击:“生活处处有诗,公文就不能有诗?”

生活处处有诗,没错。但生活不能处处用诗表达、表现。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偏偏老怼不懂,或者说他装不懂,故意为之。

副主任一气之下,让老怼去管理单位的图书室。

同事老业想请老怼辅导下儿子的哲学,考研。老怼说:“哲学是最无用的学

科,哲学的人,包括我自己,是最无用的人。所以,绝不去误人子弟。这忙,不帮!”老业心想:“怕不给报酬吧?别这样糟蹋哲学。”

从此俩人断交,天天见面,也不来往,除非万不得已才说话。

因此,老怼在单位,很孤立,年终考核,都是勉强合格。其实他人不坏,常说实话,就是因为怼人成性,人人敬而远之。到了知天命之年,仍无一官半职,他可是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重本生啊。当年,天之骄子,高考成绩是所读中学文科第一名。

当然,老怼也有很让人惊讶的时候。

前年,他住的小区所在居委会,要推荐一名“十佳读书人”报市里,如果评上了,有2000元奖金。老怼爱读书,邻居常见他大包大包地买书,还爱逛旧书摊和旧书店,确实确实是个读书人。居委会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上门,对老怼说了这事。

老怼愤而发飙:“我买书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虚名,更不是为了去拿奖金。所以,我绝不做这种沽名钓誉的事。”

那位副主任是个好好先生,快60岁了,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不能激动。听了老怼的话,一下晕倒在地。老怼赶紧打120。还好,副主任抢救过来了,不然,老怼或许走不脱人。

但这件事儿,我还真该给老怼点个赞,尽管他的话有些偏激。确实后来评出的“十佳读书人”,有的家里的书恐怕不一定会比老怼多。

老怼的心中,或许另有一个世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达古的雪(外二首) □徐激

达古冰川的一片雪,很小也很轻。蓝色的风都包不住就跑到我的手上,跑到我的脸上呼吸着初生的体温

达古冰川的一片雪,沿着四川盆地黑水河,路过泸州长江,悄悄地来滨江路看我闻到它的白,看到它的香握着空灵的语境,就醉了一年多

达古的山

在泸州滨江路旁,蓝天茶园沿着长江溯源而望达古的山,是睡在十里冰川下的

喝了高山上的一杯咖啡和蓝冰童话恐惧的心才舒缓下来,便左手摸右手右手摸左手。苦笑三声:还活着的嘛

不经意的一次到达就跪败了海拔 4860米的恐高

达古的湖

云儿小心翼翼地贴着蓝天怕在山里迷路了,就在湖边行走揭开湖水的面阅读彩林倒下在湖低的隐语

无论是泽娜措,还是语言清澈了的,就自会呈境(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夔门左岸的橙(外二首) □杨辉隆

夔门左岸那片脐橙用半个世纪,甜了半个世界从春天熬到冬天,我的父老乡亲用汗水喂大了黄灿灿的果实

父亲在的时候,每年要藏一篓橙子在地窖里,等我回家后他蹒跚着下到地窖取出一两个,亲手削好后递给我现在,我把那个地窖改造成了摆放父亲牌位的地方

再回到故乡时总会产生错觉最小的弟弟递到我手上的橙子仿佛还残留着父亲手上的温度

我想和往事擦肩而过

在老家的路上,遇见一些不认识的后生亲切地叫我爷爷或更长的辈分我却不敢询问他们父辈的名号怕引起不愿触及的伤痛,只好微笑着和他们擦肩而过

看着一江长肥的碧水新农村气象万千缺衣少吃的日子却历历在目我想和往事擦肩而过

看见乡亲们忙碌的身影写在脸上的幸福如花我想和曾经的贫穷擦肩而过却不想和今天的好日子擦肩而过

在老家,总有长辈叫我的小名

回老家,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长辈都亲切地叫我的小名小名成了我带给故乡的见面礼

在外生活久了听长辈叫我的小名,还好这小名没有丢失在原布上也没有丢失在吱呀作响的摇篮里

小名是爷爷起的不识字的母亲摇着摇篮轻轻地叫我的小名叫着叫着,我两鬓就长出了白发叫着叫着,我就长成了酷似父亲的模样

我知道,小名与故乡不能分割故乡的路有多长小名的回味就有多长(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车胡子”的葬礼

□曹运官

“车胡子”是我隔房的大伯,也是我们村的“树先生”。

“车胡子”不姓车,也没有胡子,打我记事起,大家都这么叫他,无论辈分,无论老幼。“车胡子”天生异相,眼球白中泛蓝,看什么东西都是偏着头挤眉弄眼的样子,嘴角还总是吊着哈喇子。他的智力有些问题,手脚还有轻微残疾,整日在村子里溜达。他总在笑,但大人们躲他,孩子们怕他。

“车胡子”并非完全没有存在感,他烧得一手好火。在村里,无论谁家办宴席,火都是头等大事。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蒸饭要用柴火,炒菜要用块煤,烧茶水要用蜂窝煤,取暖要用木炭……第一炉火尤为重要,是整场活动的火种,且烧好后便几天几夜不能熄灭,既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图吉利。“车胡子”是当

之无愧的“火管家”,他亲自劈柴、引火,大火和小火都燃起来后,厨师才开始做饭,宾客也才纷纷落座。

“车胡子”从不上桌吃饭,他端着个大碗,随便弄些饭菜,蹲在火边一顿扒拉。晚上也不回家,穿着军大衣守着火塘,生怕火灭了。村里人帮忙,主人家要给礼品,通常是一天两包烟,完事后还有额外的一条毛巾或一袋洗衣粉。每当给“车胡子”烟时,他总是挤弄着眼笑着摆手,而毛巾和洗衣粉,他会笑呵呵地接过,像是领奖杯。

不久前,“车胡子”因病去世了。当我们深夜从外地赶回村里时,地坝里已经坐满了人。我很惊讶,“车胡子”这个孤寡老人,但他的葬礼村里人却来得最齐。看着眼前的这一炉火,我似乎明白了什么。长辈们谈起了过往,我也第一

次知道了“车胡子”的来历。早年间流行一种花车秧歌,需要有一人扮演车夫来逗乐,大小伙子们都怕丑怕笑,有好事者便把“车胡子”推了出来。为增强效果,还在他的嘴边画上了几笔胡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车胡子”从此便成了他的代号。

“坐夜”那晚,饭菜没以前香了,茶水也没以前好喝了,就连烤火也没以前暖和了,大家都说是烧火的出了问题。“上山”那天,天还没亮,各家各户都来了,我们手举花圈,排着长队,8位后生抬着“车胡子”的棺材走在最后,鼓乐哀鸣,鞭炮震彻,沿着大伯曾经每日巡视的乡间小路,一直把他送到了大山深处。

我又想起了“车胡子”的笑,这次我们都没有笑他,我们都希望他笑得开心!(作者单位:重庆大象互渝文化传媒)

让路

□施崇伟

袋,“这小子,白天还赌气说,等考完了,非要把这些书和卷子埋在这花坛里,‘祭奠’他死去的青春。”

后来,高考结束了。约莫是分数出来后的那一天,我又在傍晚遇见老王。他这回眉眼藏着笑,见我瞅着他手里拎着的铁锹,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甭提了。”他摆摆手,“那天标准答案下来,他自己偷偷一对,觉着大有希望。这不,昨天晚上,自己鬼鬼祟祟地扛着这铁锹,又把那一麻袋书给原封不动地挖回来了!”

这埋了又挖的故事,当时只道是寻常趣谈,如今在这校门口的夜色里细细回味,却品出几分庄严的仪式感来。那埋下去的,何尝不是一段被习题与试卷

所充斥的、密不透风的青春?而那不得不重新挖出来的,又岂止是几本书?那是对未来的期盼,是对自身努力的确认,更是一种在现实面前,对“奋斗”二字的最终皈依。

点燃一支烟,等待在拥堵的暗处。这拥堵,原来是希望的拥堵;这等待,原来是值得的等待。夜色愈发浓了,校门口的车流与人流渐渐稀疏,终于恢复了通畅。我重新发动汽车,缓缓驶过空旷的校门。门内,教学楼还有几盏灯火,像不眠的、守望的眼睛。

我轻轻地踩下油门,汇入主路的车河。心里,却为那些刚刚走过的,以及千千万万正在灯下苦读的学子,默默地祝福着。这条路是挤了些,也累了些,但请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走下去。

(作者单位: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